



綱鑑易知錄
 唐
 五十二卷之三

13
537
28



413
537
28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二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史鄭氏寄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司之燦星若

唐紀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平亂守成。足為中材之主。然藩鎮陸梁。上陵下替。養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

○**綱**癸卯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綱**流來瑱於播州殺之○**綱**初來瑒

在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上元中來瑱程元振有所請

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

官爵流播州今四川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李懷仙殺史朝義

綱賊將田承嗣以莫州見上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

轉去聲首京師目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

義令往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即范陽治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

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請降朝義至不

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見五十一懷仙

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

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綱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

為河北諸鎮節度使發前書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

唐失河北之始

諸鎮節度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目以史朝義

降將薛嵩為相今河南衛今河南邢今直隸洛明

隸廣貝今廣平府磁今彰德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

魏今直隸博今山東德滄瀛俱見上五州都防禦使

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今直隸節度使時河北見上

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開自

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畱嵩等及李寶臣見同分

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綱回紇歸國法書綱目書蠻夷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

綱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留後法書留

此綱三月葬泰陵明皇墓在西安府蒲城縣金粟山喬陵唐鑑作建

在西安府醴泉縣武將山綱夏四月敕議舉孝廉法書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維

也綱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

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賦各一篇文賦通而

後試策凡五條三明經加帖括見四九卷從此成俗

教議舉孝廉
楊綰請置
孝廉科

道舉望與
明經進士
並停

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

僥倖又令舉人投牒札也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

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

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

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法官中第出身下第罷

歸其道舉明皇尊重道教玄學依明經舉即道舉也見四九卷九亦非理國所

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或以為明經

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綱秋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綱初僕固懷恩受

詔與回紇可汗見上卷相見於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即河東治河

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

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

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

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已來所在力戰一門

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

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

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見四二叛亂臣為先帝掃

清河曲今太原府河曲縣一也男玢寶陷虜亡歸臣斬之以

僕固懷恩
上書自訟

令衆士天寶末同羅叛遣郭子儀討之僕固懷恩子

無不一當百玢兵敗降虜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

遂破同羅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

瑒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回

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

天顏又以來瑱之死見上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

夷臣奏奉仙非不摭職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

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程元振為驃

議之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臣實不敢保家陛

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

郭子儀擊吐蕃

諷令入朝。懷恩竟不奉詔。綱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自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今扶西以西。邠州今陝西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蕃見十卷入大震關即隴關在鳳翔。盡取河西隴右俱見卷十二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奉天今西安。武功今西安府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見上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今西安府。以

代宗幸陝

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見十三卷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黨項名氏低羌三十餘萬。眾渡渭見四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退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見四二。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今河南。官吏六軍逃散。子儀遽自咸陽歸長安京師。吐蕃入長安。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西安府城西南一名華嚴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會多在商州今西安。速往收之。延昌逕入

長孫全緒
將略

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臺上聲之曰。郭令公。子儀嘗為中書令。故稱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

致堂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閣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

郭子儀人
臣師表

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綱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元振之罪大矣。不書有罪。

何罪不止於削爵也。故以無罪之辭書之。知其有罪。則不若是輕矣。書放歸。譏失刑也。目驃騎

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

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

時。奏致上狼狽。見三三卷九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

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

李光弼不學之過 柳伋請斬程元振

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泥骸兵之制累下平光
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
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耳有如
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
能免乎誠能星馳殿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
振雖欲譖想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
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目太常博士柳伋抗

上疏曰犬戎犯闕度隴

隴關見上不

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
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
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
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

見三十二 卷三十一 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

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
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是年羣臣上皇帝尊號

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
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
放歸田里綱十二月上還長安目車駕發陝州左丞

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
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恨也之上至長
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去之曰

用卿不早故及於此。綱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宜

慰處置使總禁兵。發。鳴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

天下觀軍容宜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

海九州之眾皆制於一關臣之手使之宜慰使之處

置而猶以為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內外之兵權

以歸之他時臨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大書於綱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冊為後鑒也。綱甲辰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故城在四

綱立雍王适為皇太子。綱以魏博二見上為天雄軍

天雄軍

僕固懷恩

反

從田承嗣請承嗣請之也軍日天雄則。綱僕固懷恩

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綱以郭子儀為

河中節度等使。目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罪實深

聞朔方。見上卷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

撫河東。見上卷汾上。汾水之上。汾水。之師必不為變

乃以子儀為關內。見上河東副元帥河中。見四八節

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

面目見汾陽王。綱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目僕固瑒圍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

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

何面目見
汾陽王

僕固懷恩

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今山西大同都虞候張維嶽聞懷恩去。乘傳轉去聲至汾州。今山西汾州府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奏維獄殺。賜傳驛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連上聲人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

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綱劉晏李峴罷。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綱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見三三四卷三三堙塞也。廢漕運者。自江漢見三五八卷三五抵梁今陝西洋漢今中府西鄉縣。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即西京長安也米斗千錢。百姓捋鷲入穗。遂以給禁軍。官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通深浚汴水。遺去聲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

唐世漕運推劉晏爲

度云綱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唐租庸調之法

青苗錢

稅斂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音租庸調見四及秋苗方青即征之號青苗錢註二卷十一綱臨

淮見上卷武穆王李光弼卒目上之幸陝見上也李

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見上

數朔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洛陽留守光

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今江南上迎其母

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

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

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

李郭齊名

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

縉都統諸道行營綱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

郭子儀出鎮奉天目懷恩至靈武見五十八卷收合散亡

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勳勞著於帝室

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

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

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見上入朝詔子儀出鎮奉

天見上名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

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

郭子儀料僕固懷恩

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綱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見四六卷六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綱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日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綱乙巳，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見上卷十八

節度副使。日抱真以山東今山東道有變，上黨即潞安府為兵

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

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澤潞步兵

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

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綱三月，命

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命僕射裴冕郭英

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發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上疏言時事，上不能用。明盛德事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疏，頗切於時，且不能用，則餘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能用其失一耳，宜乎綱

日亦不書獻綱早米斗夏四月以裴諝晉為左司

郎中法書郎中耳何以書嘉河東治山西太原府租庸使裴

諝入奏事上問權酷見三十四卷三三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

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

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

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綱劍南節度

使嚴武卒嚴武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而卒書其

鎮劍南見四九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朔戒之

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

不敢犯其境綱畿內麥稔法書麥稔不書此何以書譏

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綱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雷

後賜名正巳法書賜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正巳何

甚矣目平盧見上卷節度使侯希逸好遊畋營塔

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

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二 唐代宗 十二

綱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

裴諝不對

嚴母

見上卷 名還京師以鄭王邈為節度使懷玉知雷後

十六 賜名正已時成德見上李寶臣魏博見上田承嗣相

衛見上薛嵩盧龍見上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

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

上見上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

事姑息不能復制綱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百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七寶飾也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

導以音樂鹵簿天子儀衛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

寺講之

置百高座 講仁王經

遂昌尹氏曰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夷狄憑陵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蓋王縉杜鴻漸為之相而魚朝恩為之將三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未幾寇警侵迫虜至則罷講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出孟蘭盆紛紛交舉大曆之政日以素矣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皆所以深貶之也

綱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名郭

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目僕

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俱見上奴刺奴刺也

吐谷渾自稱渾主故以渾奴刺名之數十萬眾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

見上 党項趣同州今西安府同州吐谷渾奴刺趣盩周 屋質

今西安府

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見上兵

繼之。子儀奏請使諸道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

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今河南汝寧府李忠臣得詔。亟

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

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

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

為去聲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

奉天。京師聞之。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

今西安府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十月復

李忠臣日就道

始罷百高座講

復講經

講經。吐蕃退至邠州。見上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

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

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

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

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

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

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子儀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

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

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

郭子儀單
騎見回紇

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見上來。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回紇之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見上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見四三已晏駕見十卷。令

郭子儀讓
藥葛羅

郭子儀說
藥葛羅

公亦捐館捐棄也。館舍也。不欲斥言死故云。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升載。馬牛雜畜休去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去聲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回紇號其妻曰可敦。猶漢言皇也。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

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類地以酒沃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箴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箴言見一大人而還

忠信非可一日而為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眾。力擊。虜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

僞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說而僞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置易師卦彖辭。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兵眾也。貞正也。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各。

郭子儀自耕百畝

綱閏月。郭子儀還河中。見上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綱丙午。大曆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安祿山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欣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綱**二月。貶

顏真卿諫論事白宰相疏

顏真卿為峽州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籍者為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有急奏者皆令門司之官與仗家見四五卷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相去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見五十三卷之禍。陵夷夷平也，言王道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

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針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綱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目以四鎮見四九卷二四北庭見四九卷十三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寧今陝西西陽府寧州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韓信彭越不能為理。璘善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魚朝恩講鼎折足以譏宰相

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諍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名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綱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書官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復監事，法補悲之。書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重悲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五帝名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言大臣用非其人，以敗乃公事，猶鼎折其足以覆公家之餗也。餗音速，鼎實也。以譏宰相王

笑者不可測

繙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綱**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曰：「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其直繙民也。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綱丁未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曰：「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愛尚昇平唐縣故城在陝西延安府宜君縣。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亦汝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惠怒恨也。奔車奏之。上曰：「此非

不癡不聾
不為姑翁

高郵諫作
章敬寺

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
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
癡不聾不為家同姑翁兒女子聞房之言何足聽也子
儀歸杖暖數十綱秋七月魚朝恩作章敬寺目魚朝
恩以賜莊所賜之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
奏毀曲江在西安府城東南漢武帝所鑿流水屈曲因名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都人遊賞於此
及華清宮館見五十二卷二以給之衛州今河南衛輝府進士高
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求圖
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

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
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
惜之不報綱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目時盜發子儀
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
儀入朝朝廷疑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
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今日及此乃
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致堂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母乃薄於孝
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
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
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大

與權
子儀可

徵李泌於
衡山

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名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綱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綱夏

四月徵李泌於衡山見上卷法書此則曷為復書代宗

雖素善泌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卒之無所建立而俛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目泌既至復賜金紫見五十五為之故從恆辭書徵

作書院於蓬萊殿見四五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

鎮守之官如給舍中書舍人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

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綱秋七月內出孟于蘭盆賜

章敬寺目內出孟蘭盆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

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也釋氏要覽曰梵語孟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

中華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檣上百官迎

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綱八月以王綰領河東

見上三節度使綱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今陝西平涼府

節度使

孟蘭盆

郭子儀輕遊章敬寺

綱已酉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目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致堂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入裕然

其心以君命為主

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綱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初懷恩死上憐其

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冊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祠部郎中董晉送之僕固懷恩女嫁回紇矣不綱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書此其書何予存厚也

目子儀遷邠州見上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皮將

也綱冬十月杜鴻漸卒目鴻

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綱以裴冕同平章

事十二月卒法書十二月卒目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

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什地。未幾而卒。

綱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

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

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

懌。元載乘閒閒。乘。空閒處。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命

載為方略。朝恩入朝。常使射生見上卷將周皓將百

人自衛。又使陝州見上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

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從溫為鳳翔見上節度使。外

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溫至京師。載留之。因與溫

元載謀誅
魚朝恩

寒食

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上以寒食清明節前三日也。并州俗。以冬至後一百

之是為寒食。宴貴近於禁中。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

皓與左右意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致堂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也。

代宗誅三
宦官及元
載為最武

祖贈河北一書

綱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見四二卷二八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軍校也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

匹。其威權動人如此。綱秋七月。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發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畱之際。至代宗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條之末哉。綱曰。書以泌為江西判官。文無貶詞。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且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諡也。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今江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祝少遊

使善待之。

代宗不能
底一臣

華湯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底一臣而
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
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
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綱辛亥六年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

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

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

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

稍紕

綱壬子七年秋七月盧龍今直隸將吏殺其節度使

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妻上代之經略副使朱泚

泚權知雷後遣使言
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綱癸丑八年秋九月名郇荀模入見晉州今山西

男子郇模以麻辯便上髮持竹筐委篋名席哭於東

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

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見四八以聞

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

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綱冬十月吐蕃寇涇

郇模獻三
十字

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吐蕃寇涇，今陝西平

邠，見上。渾瑊將步騎五千戰於宜祿。邠州城西宿

將也。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為

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

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

將。然朔方兵精聞去，天下河中復從河中徙鎮邠州。

皆以朔方精兵自隨，今為虜敗，何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

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趨朝。

郭子儀自任其失
渾瑊以為已罪

那。今平涼府。虜欲掠汧，隴。今陝西鳳翔府隴州。監州刺史李

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倚。見二十一。其後虜必返

顧，乃引兵趣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原。今平涼府。鳴鼓而西，虜

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

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致堂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欺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元載奏請城原州

綱元載奏請城原州。法書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請

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惜。目初元載嘗為西州。見

西卷 刺史知河西隴右俱見上四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

鎮北庭俱見上十七既治涇州見上七無險要可守隴山在鳳

翔府 高峻南連秦嶺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界北抵大河今國家

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怒摧沙堡原州見上居其中

閒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木美平涼今陝

涼府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

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見四五去塞甚遠若

乘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

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一關名在平涼府鎮原縣

西漸開隴右進達安西見四九據吐蕃腹心則朝廷

可高枕去聲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見上入朝上

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

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綱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綱秋九月盧龍見上

節度使朱泚入朝回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上

喜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今山西大同府蔚州有疾

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

請畱闕下以弟滔知畱後許之

綱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見上反陷相州見同

郭子儀入朝曰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

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見二三卷二五凡有

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

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

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綱田承嗣陷洛衛

州俱見上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目初

李寶臣李正已俱見上皆為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

命寶臣正已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刺

諸君可賀

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

見上太原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見上節

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

身歸朝寶臣與朱滔攻滄州見上不克承嗣將盧子

期攻磁州見上城幾陷寶臣與昭義節度治山西潞安府使

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綱冬十月李正已

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目初李正已遣使至魏

州見上田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

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湫堪入死湫奄

馬承倩為
善過於寺
人貂夙沙
衛

然而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
正已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
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聲之百
練。兼○并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
公在軍中，新立功，豈汝子尚爾，况寇平之後，名歸闕
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
之志。

華陽范氏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
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
過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晉寺人貂即豎刁，見
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註四卷十夙沙衛左

田承嗣給
李寶臣

田承嗣知范陽。見五十五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

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即范密命瘞

意也。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旺氣寶臣掘而

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

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

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

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見上滔不虞有變，戰

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見五

九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懼

而退綱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見上降

綱丙辰十一年冬十二月涇原見上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

綱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今浙

府刺史目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

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

縉夜醮焦去聲○祭也謂奏章以達其情惻於天也圖不軌者上命湊收

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推窮

罪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

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

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

八百石他物稱去聲是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尸

毀其廟主綱夏四月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目綰性

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

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與馬甚盛

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致堂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蹴踏之態者亦非也

目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袞乃奏增之開元玄宗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司馬溫公曰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

常致欲辭堂封

綱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目上方倚楊綰使釐

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

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綱以顏真卿為刑部

尚書楊綰常袞薦之也綱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上節度使

目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

會未嘗飲酒聽樂綱霖雨度支見四四卷九奏河中有瑞

鹽發既日霖雨則鹽池固多敗矣而反稱美祥何哉

明故綱目於此特以度支奏瑞鹽書之一以著韓

代宗之蔽也目先是秋霖河中府見四八卷十七池鹽多

敗戶部侍郎韓滉恍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

韓滉奏瑞鹽

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
 損稼。混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
 萬餘頃。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令劉澡早附混稱縣境不
 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
 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
 縣令字撫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
 澡南浦今四川夔州府萬縣尉。計澧里州今湖廣岳州府澧州。司戶而不
 問。混。蔣鎮還奏瑞鹽如混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
 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不損猶應言損

寶應靈慶池

救毀白渠礮磴

綱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救毀白渠礮磴。見四七書小
耳何以書。目 救毀白渠。劬。水所居曰渠。漢武帝時
美無私也。目 救毀白渠。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
溉田。故曰白渠。在。支流礮磴。以溉既田。昇平公主
西安府涇陽縣。見上。有二磴。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
 為衆先。公主即日毀之。綱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
 目 隴右見上。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謂鼠子亦
 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
 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
 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

貓鼠同乳

崔祐甫不賀

子儀所以為純臣

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朔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綱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書自寶應元年純臣也。光弼魏之多矣。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子儀嘗以副使張曇潭剛率輕己。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諍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

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郭子儀如日月之食

致堂胡氏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予所謂如日之食者。其子儀之謂乎。

綱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目上名李泌。見上入見。語

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

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

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嶺南節度使初平嶺南。治廣東廣州府。大曆八年。

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十年。路嗣恭討斬之。循州今廣東惠州府。獻琉璃。石似玉。出十種。色為器。以自然灰治之。近世亦有人成者。光澤蓋不減也。盤徑九寸。朕以為至

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去聲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
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
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
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
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
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三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代宗皇帝

綱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見上卷刺史

目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
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閒

利病俟報政而用之。綱二月田承嗣卒。目以其姪悅

為魏博見上卷。畱後綱三月淮西見上卷將李希烈

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畱後綱夏五月帝

崩太子即位。目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

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菜名。今馬齒莧也。羹不設鹽酪。洛漿。綱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祐甫與常袞議羣臣喪服不合。袞奏祐甫率情

變禮綱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目

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

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

罪。上問卿曩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

欺罔。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州府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

悚。時上居諒陰庵。天子喪之次。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

臣喪服竟從袞議。袞議羣臣喪服。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

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一月釋服。初至德肅宗年號以後天下

用兵。官爵冗濫。元王元載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

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初不與。而無所甄真。別。賢

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

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

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庵也其才行而用上以為然

用人無親疎新故之殊

尊郭子儀為尚父

司馬溫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也舉之以眾取之以公而已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綱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見四八卷六尊郭子儀為

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法書此尚父何號也宰衡書號則

子儀之可尊也而德宗之知所尊亦著矣書尚父始此註音宰衡書號見目上以

山陵近葬期伊邇也帝王所葬日山陵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

裴諳明郭公不足畏

祥瑞何益於人

吾將軍裴諳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諳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綱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目澤州今山西上慶雲見二五卷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

象費黎患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在陝西

安府富平縣之陽及豹狃納似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

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府今山東濟南青

軍士投兵相顧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德宗始初清明致堂胡氏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德宗始初清

先王是可行也

使四方者還問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

所至公求賂遺去聲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

綱以李希烈為淮西見節度使代宗優寵宦官奉

光趙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練兼并七百

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

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華陽范氏曰德宗橋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綱以馬燧為河東節度治山西太原府使居數月教為精弱燧

綱以劉晏判度支見五十七卷初第五琦始榷鹽見同上

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

德宗出於一時之銳

緡民也。錢貫也。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水運曰漕。雇直曰備。自江淮至渭橋見三十一卷十四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綱六月詔寬滯聽詣三司使及搃職瓜反。擊鼓也。登聞鼓登聞院懸鼓以達冤人。綱遣使慰勞去聲。淄青將士。目李正已平盧節度使。平盧今山東青州府。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見上。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

崔祐甫智略

木妖

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綱秋七月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目安史安祿山。史思明。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綱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目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綱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目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上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

崔祐甫薦楊炎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三

唐代宗

五

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今湖廣未州府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

喜諛諧見十三卷十一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

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綱**

沈既濟上選舉議。曰。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

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

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

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

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壁舉也。用

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

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綱**冬十月吐蕃南詔見四九卷

三入寇。遣神策軍名。今陝西平涼府華亭縣都將李晟盛等擊破

之。**綱**葬元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檀山。**綱**十一月喬琳罷。**綱**琳以

衰老耳聾。論議疎闊。罷政事。上由是疎張涉。**綱**十二

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綱**詔財賦皆歸左藏。**綱**書人主無私

藏。書詔財賦皆歸左藏。歸之誠是也。書以美之。宜矣。**綱**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

左藏。見四九卷二六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見四六卷四覆其出

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

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入君

詔財賦皆歸左藏

沈既濟上選舉議

楊炎論財賦不宜貯內庫

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帽亂不明也不集。今獨使中人宦官也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綱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回湖南治湖廣長沙府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

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太子。在位二十五年。壽六十四。歲而崩。帝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盧杞趙瓚。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綱庚申。德宗皇帝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凡貢賦。書始若初。皆重其始為民害也。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見四二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

楊炎作兩稅法

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肅宗年號，兵起，所在賦斂迫趣，促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見二十四卷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謂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見同租庸調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見上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德宗名廉而實貪

華陽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綱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今四川重慶府忠州
綱刺史初劉晏與楊炎不相悅，至是炎奏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綱**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綱**以段秀實為司農卿，崔祐甫有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見上卷炎欲發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關內見四二卷丁夫浚豐州。見四七卷末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見上卷節度使段秀實秀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實以為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名寇炎怒以為沮已
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既而渠竟不成
綱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目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
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
見上卷為城其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見同甫營
耕桑有地著猶言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
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
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
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綱三月張

生日未受

涉坐賊放歸田里綱以韓洄判度支上杜佑權江淮
轉運使楊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天綱夏四月上生
日不受獻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法
宰相卒書具綱築奉天城目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
官賢之也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今陝西西
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安府即西發丁夫
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遂昌尹氏日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
有離宮之厄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
備非常不三四年果有朱泚之亂德宗思其言
於是幸奉天果獲其濟然則治亂皆前定歟吁

是不然術士之言不中者多矣其億而中者千
 百之一也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官之厄蓋勸
 之親賢遠奸輕徭薄賦至誠待下坦懷不疑如
 是而猶有厄焉歸之天數可也嘗無一言及此
 顧惟發了夫以脩城既而有變奔居其中幸而
 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
 氣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
 言脩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
 人言脩梁州城否乎何亦得全也由
 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

剛秋七月殺忠州刺史劉晏
 理財濟唐中興亦且不保其終則餘可知矣然是時
 楊炎誣證其罪而德宗又密遣中使斃之政刑若此
 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目**荆南今湖廣節度使庾
 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
 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

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寬之初安史見上
 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咨
 也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
 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也相望覘諂平去二
 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
 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
 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
 常言士陷賂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
 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其句同

出納必季
之士類

理財以養
民為先

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若干。猶言若干。錫免某月。須如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

官多則擾
民

常平鹽

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見上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見上法充軍國之用。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黃流湍悍。勇急也。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見三汴見三四河見四上見四滑見四。卷三五。河上滑。見四卷。

各隨便宜
造運船
緣水置倉

二。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水運卒。緣也。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搜。船。總名。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今江南揚州府儀真縣。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求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

大計不惜
小費

事必一日
中決

劉晏之君
不可廢

咸通。懿宗年號。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翠。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與煩也。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致堂胡氏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皆可法也。夫晏之足國其功。豈王。其章堅揚慎矜之比。然亦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且史亦言。衆頗疾之。是必有說矣。

綱。冬十月。貶薛邕。為連山尉。大曆。代宗年號。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元載。王縉。秉

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年上以宜
南寧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
國府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運寓
發之貶連山今廣東廣州府連山縣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上
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見上薛邕繼以
賊敗宦官武將皆曰南牙見四七文臣賊至巨萬而
謂我曹輩也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
知所倚仗矣

華陽范氏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伺其信小人之深

德宗以噎廢食

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
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
人而不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

綱辛酉二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
自稱留後發唐自安史之亂僕固懷恩分置諸帥自
失欲革其弊然所用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徒益
亂而已綱目書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所以見
藩鎮之強自相傳襲初不出於朝廷之命者目李寶
也嗚呼自是而後習以為常遂不勝其書矣
臣見上卷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
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及卒孔目官胡震家僮王
他奴勸惟岳匿喪詐為寶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喪

自稱畱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俱見同上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見上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曷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

致堂胡氏曰德宗所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故也

田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

正己發兵萬人屯曹州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

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騷然驚駭詔以未平節度質實云未

革詳洽使李勉為都統備之綱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書自喬琳罷楊炎獨相於是始兼相盧杞炎固未嘗

法罷也其以楊炎盧杞並書何並書楊盧所以見帝

不專任楊之意也一楊炎足目杞貌醜色如藍有口

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

候子儀悉屏丙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

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

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

郭子儀屏姬見盧杞

盧相引裴延齡

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后初德宗即位衆疾劉晏久
典利權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楊炎
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况已更大
赦不當復究尋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
貶晏忠州刺史之志擢杞為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託疾
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
必欲置之死地引裴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
華陽范氏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
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
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
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綱發京西兵戍關東目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

張巨濟將略

東上御望春樓宴勞去聲之神策見上將士獨不飲上
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見上軍帥
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同愷勝之樂軍旋之日
相與為歡苟未捷毋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
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酒器不發上深歎
美賜書勞之綱夏五月田悅舉兵寇邢洛目田悅李
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曰邢今直
隸順德府明今直隸廣平府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
兵馬使康愔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數萬圍臨

綱發京西兵戍關東目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

洛縣名故城在廣平府城西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仵丕堅壁

拒守綱六月以韓滉忱為鎮海軍今江南鎮江府節度使梁

崇義拒命詔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綱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書號官爵法諡具前

乎此未有也後乎此無有也終綱子儀為上將擁

疆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

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

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

州今河南開封府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

終綱目一人

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

自肅宗乾元元年拜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

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撼點頭以應也之

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

公嘗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

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

極人臣而眾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

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眾

致堂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

而能然。惟使忠信安義命而已矣。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竊恐其言之過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綱秋七月。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綱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仵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悅夜

張仵守臨洛

遁。邢州圍亦解。綱平盧見上卷節度使李正已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綱八月。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轉去聲首京師。綱九月。以張孝忠為成德軍見五一卷末節度使。綱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目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器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見上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見上卷二。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承單騎赴

李承先見

盧杞陷楊炎

鎮至襄陽。希烈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
綱冬十月，殺左僕射楊炎。書揚炎有罪矣，其以無罪
曰初蕭嵩玄宗相家廟臨曲江。見上卷玄宗以娛遊之
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炎
惡京兆尹嚴郢，盧杞欲陷炎，引以為御史大夫。先是
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為官廨。介也。官舍也。郢按之，以為有
羨利，吏議以為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
旺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
今廣東瓊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殺之。綱徐州刺史李洧

委以州降。曰徐州今江西南刺史李潛，正己之從父兄

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今江

安府沂州。兗州府沂州。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

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涉、馬萬通有約，苟得朝廷詔書，

必能成功。程先白張鎰，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為招

諭使。綱十一月，劉洽朔方唐朝臣宣武等大破青見

九卷四魏見上一兵於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

遣王智興詣闕告急，詔唐朝臣劉洽等共救之。

綱壬戌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

馬燧洹水之捷

今直隸大博洛州見上卷二降。綱宋滔張孝忠與李惟岳

戰大敗之。趙州今直隸真定府趙州降。成德見上卷十三兵馬使王武

俊殺惟岳。傳見上首京師。綱二月以張孝忠為易亦定

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恆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

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今直隸書薛嵩等之帥河北

河北諸鎮也。其分敘之何為武俊敘也。武俊之功大

矣。豈日知比哉。既削二州。又惜節敘。又欲分其糧馬

再禍自此始矣。故詳之。目時河北見上卷二略定。惟魏

州見上未下。李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

孝忠為易今直隸保定府易州定。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滄見上州節度使。

河北之再禍自此始

武俊日知康日知亦李惟岳為恆即真定府冀州深

見五十一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見上隸朱滔。令還鎮。

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畱屯深州。武俊自以不

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糧三

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魏博既下。

朝廷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田

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說朱滔救魏博。滔大喜。即遣侑

歸報。又遣王邕質說王武俊共救田悅。武俊亦喜。許

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綱三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

察使。目劉洽攻李納於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克其外城。納

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見上十四又遣人說之。納遣判

官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

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復與田悅等

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

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小人不可用如此

夏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見上詔

致堂胡氏曰。盧杞若不怒。崔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矣。

括富商錢

李懷光。朔方節度使。討之。討悅且拒滔等。綱括富商錢。目時兩河

河南河北。用兵。月費百餘萬緡。見上府庫不支數月。太常

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

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見上杜佑大索長安中。長

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酒餽

擊。櫃質。質。至。物相質也。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

分之一。封其櫃窖。藏。日。窖。地。百姓為去之。罷市。計并借

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綱洛州。見上刺史田

昂入朝。目李抱真馬燧數朔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

大索長安中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三

唐德宗

二十一

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見四六卷九久無成功。上遣中

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

李晟說馬
怒

邢州。見同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

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眾

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會田

昂請入朝。燧奏以洛州隸抱真。李晟軍先隸抱真。又

請兼隸燧。以示協和。綱名朱泚入朝。以張鎰兼鳳翔

節度使。自朱滔遣人以蠟書。見五十卷遺朱泚。見上

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

馬李釋憾
結歡

召泚至。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

非卿之罪也。因畱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

幽州。見上兵在鳳翔。今陝西鳳翔府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

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

班秩高也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同首未言。杞

遠曰。陛下必以臣貌寢。貌不揚不為三軍所伏。固惟

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

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

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太宗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

李懷光
山之敗

多忌。因以疑似離閒。諫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綱**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自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見上田悅具牛酒出迎。滔營於愜山。在大名府大名縣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已。遽出陳。懷光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士觀釁。懷光曰。時不可失。遂擊滔。滔軍崩沮。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上聲燧等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今大名府魏縣以拒滔。

盧杞薦
播

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綱**冬十月。以曹王臯為江西節度使。治江西南昌府**綱**以關播同平章事。自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曩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綱**十一月。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滔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綱**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關播薦李元平

便液汗地

綱癸亥四年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
 慰之曰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
 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今河南汝州近
 許時希烈徙鎮許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擢元平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
 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
 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
 縛元平馳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使洩液也流汗聲去地希
 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
 氏今開封府尉氏縣圍鄭州今開封府鄭州東都今河南府震駭初盧

詔遣顏真卿宜慰李希烈

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
 轉去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時上面血先中丞謂盧
 寶中拜御史中丞傳驛遞紙吮也安祿山陷東都突
 被殺傳首至平原時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執其使取
 奕首以舌舐其面血續以蒲身葬之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嬰覺然
 貌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
 儒雅重臣為去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
 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
 以為然遣真卿宜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
 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

真卿色不變

四凶何謂四王

真卿叱四使

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遂畱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勸勉進上希烈名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焉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

真卿怡然見希烈

初稅閒架除陌錢法

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綱夏四月初稅閒架除陌通作錢法書書初法書何謹始也是法行而愁怨之聲盈於遠近目舊制諸道軍矣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出境則仰給度支見上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見上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閒架者

每屋兩架為間。上至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閒。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畱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綱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城。今河南開封府襄城縣詔發涇原。今陝西平涼府見等道兵救之。且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贄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

陸贄言得失

財者人之心

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諧入自焚之災。戢斂也。左傳。隱公四年。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葉顛瘁矣。又論關中。即關內。見四卷三二。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見同上。分隸禁衛。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祿山竊

倒持之柄一舉滔天乾元肅宗年號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深入先帝避之東遊見上卷四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追想及此豈不寒心今朔方李懷光太原馬燧之衆遠在山東神策李晟六軍左右羽林左右神武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淡也龍武左右神武寇黠開入虜覷娶本作覷邊未審陛下何以禦之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勢苟危則舟中敵國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脩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乎

齊論如著龜之先見

今關輔關中三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中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六軍郎將子弟明救涇隴見上卷二四邠寧見上卷十七更不徵發仍罷閒架等稅董已輸者弭米怨見現處者獲寧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華陽范氏曰贊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綱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

長安。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上十月。節度使姚
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
來。冀得厚賜遺去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漻產水
在西安府城東。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米麤食菜餒淡餅
為之。衆怒。楚而覆。福之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
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
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患也甲張旗鼓。譟還趣京
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石中使殺之。遂入
城。百姓駭走。初京城名募使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

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
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
竟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
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瑒唱霍仙鳴帥宦
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
八。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見二卷言曰。朱泚嘗為涇
帥。涇原節度使。廢處京師。心常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為主。
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見上卷四
飯返數七也。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關播

見姜公輔先

白志貞王翊陸贄等追及於咸陽賊登含元殿見四卷

二謹譟同爭入府庫運金帛姚合言曰今衆無主不

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

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稱權知六軍百官出見

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源休去年五月上遣源休送回

統大臣突董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

命勸之僭逆上思桑道茂之言見上幸奉天見同金

吾大將軍渾瑊對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

檢校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光晟盛皆鬱鬱不得志

德宗幸奉天

至是與工部侍郎蔣鎮皆為泚用泚以司農卿段秀

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遣騎名之不納騎上逾垣

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

見泚說之曰犒師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

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

功也泚不悅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

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

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

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

段秀實說朱泚

盧杞保朱泚不反

段秀實死節

秀實奪笏擊朱泚

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綱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目秀實與將軍劉海濱、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泚令言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

泚，中其額，薦也。激血灑地，海濱不敢進而逸。忠臣

前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

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濱捕得見殺，明禮從

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實之死，恨委用不

至，涕泗久之。綱鳳翔見上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

降于朱泚。綱朱泚僭號，目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

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

樊系係張光晟等拜官有差。雌立弟滔為皇太弟，休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尋改號漢

樊系冊成 仰藥

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系為泚譏
 冊文既成仰藥仰首而飲藥也而死泚尋改國號漢綱李希
 烈陷襄城綱李懷先朔方節度使時屯直隸大名府魏縣帥眾赴長安
 綱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綱泚犯奉天詔
 韓遊瓌規渾瑊拒之目泚自將逼奉天邠寧見上卷遂引兵
 畱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今西安府醴泉縣遂引兵
 還還奉天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
 攻具毀佛寺以為梯鉤梯也所衝者衝車也所以上城者衝以陷陣者遊瓌曰
 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語及亂故

陸贄論 亂疏

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
 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
 不庭也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非
 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
 白晝犯闕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
 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
 所謂羣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因
 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
 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頻頻刑網稍密物

力竭耗人心驚疑。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而已。**綱**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將軍高重捷與泚驍將李日月戰於梁山。在西安府乾州破之。乘勝逐北。賊伏兵掩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

高重捷
首蒲身
李日月母

為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東蒲為身而葬之。日月亦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奚本東胡宇文之別種。日月本奚人故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綱**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目**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在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晝夜兼行。詔以為行營。見上節度使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糲米也二斛。每伺賊閒。夜墜人於城外。采蕪菁。蕪菁。菜名。又名蔓菁。根而進之。李懷光以兵五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三

唐德宗

三十一

萬入援至蒲城。今西安府蒲城縣李晟亦自蒲津。關名在西安府朝邑

縣濟軍於東渭橋。見二十一卷二六馬燧遣其司馬王權及子

彙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見同上泚黨所據惟長安城。

出戰屢敗泚以為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

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恟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

積薪蓄火以待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

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

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

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

渾瑊破朱泚雲梯

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蠟表。見上開行。從微道而行至奉

天。值賊方攻城驅使填塹。鐵去聲。塹。遠城水也。得聞入城上

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於醴泉。見上泚

遂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泚退從臣皆賀汴。今河南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州。兵馬使賈隱

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

泚敗亡憂未艾也。上甚稱之。綱李懷光至奉天詔

引軍還取長安。書於是懷光破賊有功朝於行在。杞

取長安梁州之再辱始此矣。書至書詔引還軍病德宗也。曰李懷光來赴難數朔

賈隱林先見

梁州之再辱始此

盧杞不見
李懷光

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見同上中渭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

羣情之所
甚惡

今急務在於密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贄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

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
 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
 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
 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
 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
 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
 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
 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
 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

必以其欲
 從天下之
 心

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
 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
 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
 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
 君臣一體全不隄防房綠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
 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銜眩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
 多雷同見下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遮即辭窮所以近
 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費以書對曰天不以地

仲虺贊揚
成湯
言甫歌誦
周宣

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夫仲虺毀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商書仲虺之誥用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人惟已改過不吝。

窮辭窮理
服口服心

其補闕。詩大雅周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送之。其六章曰：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哀職王職也。天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以為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

綱益易知錄 卷五三 唐德宗 三五

矣。上騁辨，必勦。鈔說：曲禮：毋勦說。毋雷同。注：攬取他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關也。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慙，儒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

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上頗采用其言。綱十二月，貶盧杞、白志貞、趙贊為遠州司馬。目李懷光頓兵不進，上表暴僕揚杞等罪惡，眾論諠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皆貶為司馬。綱以陸贄為考功郎中。目贄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遍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483